

天府成都 破译 唐诗密码

卢照邻:在成都的温柔时光

◎敬锐(作家)

“初唐四杰”中,卢照邻是老大哥。他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据推测大约出生在公元636年,按此计算,他比王勃、杨炯要大14岁,比骆宾王也要大2岁。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这个初唐文坛“F4”组合,在他们生前就有此说法。不过要论四人的交集,可能只有公元671年在成都,他们才同时处于同一个城市。

王勃才华炫目,670—671年在成都,留下13首诗,记录了个人的行踪。骆宾王长期出入西南边陲一线战区,经常路过成都,他一身侠骨,喜欢打抱不平,在成都留下两首代两位女性遣责“负心汉”的长诗,其中一首就是写给卢照邻的。杨炯在成都期间,只留下了几篇文章。与之相比,卢照邻待在成都的时间最长,有六年之久;留下的作品最多,诗有16首。不止如此,相对王勃诗中多是个人的情绪,卢照邻的诗留下了更多初唐时期成都社会风貌的历史记录。

卢照邻出身范阳卢氏,属于世家望族。20岁左右,就凭过人的才华,在邓王府做典签,为李渊的第十七子、邓王李元裕处理文书。邓王倚重卢照邻的才干,曾对众人说:“卢照邻就是我的司马相如。”

可惜的是,卢照邻有司马相如之才,运气却比司马相如差了点。20多岁就“横事被拘”,好在出狱后不久,在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31岁的卢照邻有了新的职务,到益州新都任县尉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

卢照邻一来才高,二来名大,又有官职在身,因此在成都生活环境比较优渥,交往都是中上层官僚士人。他经常出入益州大都督府,交游各级地方官员。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胡树礼邀请卢照邻为其继母作赞词、为其亡妻作画赞(写文章赞颂画像中的人物)。

他在成都,沉醉在“冶服看疑画,妆楼望似春”(《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的歌舞声色之中,但也有“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的茫茫乡愁,以及“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赠益府群官》)的豪迈气概。

正月十五,他与民同乐,到锦里夜观灯,作《十五夜观灯》诗:

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

缦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此诗写成成都元宵赏灯习俗。成都灯会历史悠久,自西汉萌芽,东汉有形,到唐代堪称炽盛。锦里华灯初上,各类精致的灯具纷纷展出,绚丽的色彩、驳杂的灯光,在天地间流动闪耀。在一千九枝的烛灯前,不时传来赏灯伊人的盈盈笑语。真是好一派初唐锦里灯会的盛况啊。

他也到处寻幽访胜,游览过文翁讲堂、相如琴台、石镜寺等胜迹,并写下相关作品。其中,《相如琴台》写到:

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
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楸春。
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
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

他来到他的模范前辈司马相如琴台,免不了有一番借古伤今。司马相如以文章知遇汉武帝,为后世文人立下一个标杆,更何况他还有“凤求凰”的曼妙琴声,足令千古以下文人想入非非。

如果看到后面卢照邻在离开四川、患上风疾后的悲苦人生,那么便知道,他在蜀地这五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温暖时光。正是在新都尉任职期间,他与芳华正盛、妩媚动人的年轻女子郭氏相恋。郭氏是新都平民女,对卢照邻一往情深。

不比“文君夜奔”的轰轰烈烈,卢照邻与郭氏的相爱,也许只是一段隐蔽的爱情。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卢照邻有苦难言,不辞而别。两年后,673年,骆宾王重返成都前寻卢照邻,遭到郭氏,方知细情。骆宾王喜欢管闲事,“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闻一多语),他愤怒了,在一篇题为《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的长诗里,严词遣责卢照邻,诗中极写郭氏的相思之苦,“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骆宾王揣测卢照邻已经变心了,因为“也知京洛多佳丽”。

实际上,此时的卢照邻,沉痾已深,双腿枯缩,五官歪斜,生命迅速进入枯萎的状态。卢照邻曾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只可惜,郭氏的这份情债,卢照邻是还不上。

|植物笔记|

萝藦四爬藤

◎何频(作家)

“夏三月,草木蕃。”夏天来了,许多攀缘的草本植物,如牵牛花、何首乌、芫兰、鸡屎藤等等,与木本攀缘之爬墙虎、常春藤、卫矛、蛇葡萄等互为交织,竞相生长。这些家伙,人工的与野生的鱼龙混杂,乱七八糟,要分别它们认识它们实为不易。

鹅绒藤与芫兰,地稍瓜和雀瓢,这四种乃萝藦家族的草本植物。相比较鹅绒藤和芫兰的好高骛远,高大与奔放,地稍瓜与雀瓢细小低调的多,细叶子伏地生长,开花结果,袅袅伸长。鹅绒藤、芫兰攀缘的对象是篱笆或门墙,地稍瓜、雀瓢至多攀附一下比它壮实一点的草木而已。从品类上来观察,不妨把地稍瓜和雀瓢视为一种。

芫兰与鹅绒藤就不同了,鹅绒藤它出苗早,清明过后就出苗,和半常青的何首乌混在一起,打成一片。但是,与何首乌叶子绿而多尖不同,鹅绒藤叶子圆一些,心形的叶子,两片一叠向上节节攀缘。端午节前后天大热,拉长中的鹅绒藤就开花了,一节一簇,细白花毛茸茸的。前两年我坐火车,由石家庄朝东北方向斜穿,过白洋淀而天津,伏天的两种草花,一高一低

|地方记忆|

川西小镇的诗意美学

◎侯李游美(学者)

趣,呈现出一种质感美与自然美。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小青瓦和天井。小青瓦房子奇妙般地让居住其中的人感到冬暖夏凉,天井把周围的大环境引入封闭视域中,形成了人与住宅、环境的和谐统一。因着人与自然的这种开放自由而又共融共契的关系,形成了川西人独立且包容的性格。

在睡下和醒来之间,在转身和回眸之间,在拿起和放下之间,都是独立开放又封闭自足的移步之景、天然图画,这原来就是一户人家的生活。除了满足实用价值,居住空间也是人们现世安稳和及时享乐的范本,越走近川西小镇,越会发现,真正的福乐,从来都是温馨融洽,独立包容。川西民居的细节与装饰风格,大多较为清淡素雅,简洁大方,不事繁琐。不同于京城之贵,西北之硬,岭南之富,江南之秀,它愈发显得飘逸。普通民居的装饰构件也往往寓意满满,或绘以象征吉祥的图

兰簌花成团,五角星形状带紫红色。我把地稍瓜和鹅绒藤弄混了,一直盯着鹅绒藤开花结果,发现它结的不是**膏葵果**,而是细长角果,像是夹竹桃结的细豆角模样的果荚。而地稍瓜的叶子细,伏地扯秧,开黄绿色小花。当年在老家上学的时候,给生产队的牲口割草,那稍瓜结的多,伙伴们看见就要吃的,生吃稍瓜。

可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芫兰结果,直到夏末8月里,朋友带我去在绿地花叶芦竹的青纱帐边上,看芫兰缠绕结果——和地稍瓜一样的果实,皮色更绿,上面疙疙瘩瘩,似乎粗紫砂似的。吃过地稍瓜,没吃过芫兰的果实。但我这个年龄,好奇心被观念束缚太多了,不想探奇和猎奇,于是就放弃了尝食的机会。

如果我的认知成立,地稍瓜与雀瓢合二为一,这样,鹅绒藤、芫兰和地稍瓜,已经说过了**萝藦科三爬藤**。还差一种,即**柳葍**,它不是草本,而是木本爬藤,与紫藤、凌霄、爬墙虎一样的落叶灌木。我更熟悉它,老家人称它**羊核桃叶**,叶子可以吃,根茎之皮炮制之后,以北五加皮的名义入药。既然它是木本,另当别论,下回分解吧。

案,或勾以动人的地方传说或神话故事,每每发现有值得体味的装饰设计时,品读到除了艺术价值外,还有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辛劳。

小镇总有些部分是值得为未来而保留的,这也是小镇美学的使命所在。那团灵魂青灰色,能记得三生。她在古蜀王国中安放往生,在锦江之畔安顿今生,在青城道观中想象神仙般的永生。三生有约,川西小镇的灵魂淡定从容,呼吸均匀。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旅居成都时,曾在君平卜肆处流连忘返。写下《严君平卜肆》一诗:“君平曾卖卜,卜肆竟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尚在人问否?”当我今天游走在市井俚巷,临巧僻壤,鹤鸣迎仙阁,都县平乐寺,也许偶遇过那位隐逸高士,他告诉了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天府成都 诗歌

诗/人/近/作

锦帛物语(组诗)

◎彭志强

蓝旗袍

和天空达成和解
把蓝还给蓝
需要一把剪刀,剪掉多余的喧嚣
或者不必要的唉声叹气

落满一地的鸟
才会有
重新起飞的翅膀,扑打多事的蜜蜂
让向日葵与阳光毫无杂念地相亲

我要的其实并不多
就只是这件蓝旗袍
一眼就能看清的盘扣
扣住的安静

黑旗袍

收拢的千山万水,是我
坐在夜里最隐秘的一次眺望

人间的欢爱
不过是次第熄灯
又从内心举出一盏灯火
把平平凡凡的呼喊,喊成《凤求凰》

黑发,能遮住的高贵都不算高贵
黑旗袍布置的夜景拉不开盘扣
都不影响你
成为我诗句里最美的光,传递的心电图

红旗袍

你可以理解为一根有力的线
和一块柔软的布
在我们面前办了一件喜事

你还可以理解为一场歇下来的秋风
和一地红叶结成了亲家
我们快乐地饮酒,痛快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字:爱

你当然也可以把这件红旗袍当作远方
当你走近它空缺的灵魂
所谓的诗和爱情,在这一刻
就是你自信的脸
绽放的嫣然一笑

粉旗袍

一开始以桃花的名义,释放
身体里的光
眼睛里的电

整个龙泉山便落满了鸟鸣
与你知音

春风像面粉的春卷
旋转着这件粉旗袍
必须有一场雨,从你的高跟鞋经过

否则,我的世界
没有真正的落英,缤纷凹凸不平的路

绿旗袍

是在一个女人身上
长满的草

当它靠近向晚的天空,和墨对谈
宣纸又回到应有的春天

不需要玫瑰以盛开的方式相衬日子
流浪的风,有了这个落脚处
就有了记忆
以及记忆里失而复得的偏旁

如同因在内心世界虚度
而逐渐脱落青春的女人,走到蓦然回首处
就找回了真实
和真实的肩膀

白旗袍

总有一匹白马
从梦里的锦江,穿过

皑皑白雪的川西平原
经受不住
千树万树梅花,停不下来的蹄声
和雪认亲之后
你的心就乱了

尤其是白旗袍,被你穿上之后
你雪藏的心跳,再也经受不住
从我眼睛里不断跑出的火

诗/配/画

青城道茶园遇诗人造访

◎文佳君



青城山 向以桦 钢笔画

花蕊编织了 时光更多的倒影

◎易杉

鸟鸣起得很早,光阴一样的落叶
来到你跟前,镜子打开生锈
的花朵和蛇的足迹。过去的二月
病痛仿佛白霜起伏的草坪

光阴的车轮,排到死亡之前
避开阴影和潮湿的乐器。但是风
它的舌头歌唱,尽管门牙缺了
但它有锋利的额头叩击春天

雨水铺开暗藏的韵律,一直等到
白银醒来,翻墙的手指
它们曾偷窃了幸福的秘密,被疼痛
带进了土里。

晚些时候,怪脸镶嵌着镜子
魔鬼发酸,仿佛文字的盐分
为广告位腾出鲜艳的旗帜
雨水洗涤了时间中最柔软的部分

茶水与滚烫的喉咙,如同夜雨
庇护肉质的嘶声和绞索的雷霆
春依然被划入身体的墓地,欢呼
花蕊,编织了时光更多的倒影

青城山是这茶园的姓氏
道是这茶园的气息
至于茶,是园子的本体了
我来这里,自是慕这三要素了
我还想化身陆羽眺望青城幽绝
还想有皎然同来,摆摆茗与泉的龙门阵
只可惜,精义深重也回不到了唐朝
还好,还好,青城道茶园我遇诗人:
詹漱 宋醉发
李敢 王培 尔玛梅吉
田园文君 李春草 何民 王国平
董柳 周建伟 马及时 李双明
杨奇旭 邱刚 陈玲……
不与陆游同代,但香茗还如初
我们问问茶间内心的话儿
有诗、有茶、有闲时
何不恬天悟地悟来注
青城道茶园呀,你遇上了诗歌
也就有了清风明月,更有了诗人的牵挂

新/诗/方/阵

在熊猫基地

◎桑眉

天气湿润
石阶没有丝毫灰尘
拾级而上的认识或不认识的
都像亲人
仿佛路上的几粒细雨
也落到他们心坎了

我们去基地看熊猫
分作ABCD四组
紧跟小红旗
三三两两 说说笑笑
浑如口含竹筒的少年派

上午九点多
熊猫族人们还没起床
怎么舒服怎么躺

或四脚朝天或五体投地
横陈在露天木阁楼
偶尔换换睡姿
那离群别居的
悬在悬铃木杈上的
是功夫高深的“阿宝”

哈哈,我们去寻找斗笠吧
顺手将木杖插在路旁
平川沃野
待某天你从江湖归来
木杖已发芽、抽叶,开出细碎黄花
我们坐在阶前
看竹影婆娑
铃铛冷冷远递
送返月光

月亮生活

◎许岚

看得见的在天上
看不见的在心里,在天涯
月亮,像一位魔术师
一眼就能揭穿人间的心事
焰火的红,海水的蓝,橙子的黄
只不过人们一百年、一千年不安

分的臆想
米的白,盐的白,雪的白,平淡如
水的白
才能将生活安放
月亮,像一只碗,盛满了离合
感悲欢

诗歌/地理

宽窄巷

◎李龙炳

宽有宽的道理
窄有窄的哲学:我们该怎么走
宽窄之间 出没隐秘的大象
彩色的鼻子下
一座温润的城市诞生了
我们在酒中登高,眺望
月亮的浮雕和窗花
宽到哪里,就能通向
细雨中,你的江南
一个外地人在追问一把
古老椅子的行踪
椅子在原地追你很久
上面坐满我的时间
模拟着四季的风声
因为怀旧,你在听
提着灯笼恋爱的少女
她们吃的柿子的样子
依然是成都的骄傲
她们的嘴唇上有甜蜜的桥梁

在蜗牛农场过周末

◎胡马

跨过锯齿溪,在机耕道尽头
蜗牛农场伸开了触角,用池塘
和梯田迎接他们一家的到来。
“必须有露水和虫鸣。”这是他
许诺给女儿的周末礼物:
上帝给她的豹纹,画在蝴蝶身上
她只可以观察,却不能玩火;
羊在吃苜蓿,偶尔抬头
揣摩他们眼中源自雾霾的妒意;
过了采摘期,她仍然闯入茶园
提着篮子,一心想当采茶工……
但,这一切都只是插曲。
蓝莓熟了,年轻情侣们发现
农耕生活可堪夸耀的浪漫主题。
日光赋予那些果实以蓝色火焰,
植株的行间距容得下他的步幅。
站在田垄上,他尝了一枚
很淡,远没有超市卖的
那么甜美、可口,且颗粒饱满
离成熟似乎还差最后几天日照。

夜里,他梦见六百里外的老家
女儿牵着他,在松针上散步像牵着一位盲人在上帝睫毛上跳舞。
他们一边攀登一边向天空抛蓝莓
那些黑色的贡果
曾在米仑山的越橘树上燃烧。